

中華文史論叢

JOURNAL OF CHINESE
LITERATURE AND HISTORY

總第七十四輯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JOURNAL OF CHINESE
LITERATURE AND HISTORY

K · 537 定價：15.00 元

ISBN 7-5325-3596-7



9 787532 535965 >

中華文史論叢

總第七十四輯

李國章 主編
趙昌平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 I P)數據

中華文史論叢. 總第 74 輯/李國章, 趙昌平主編.
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4. 1
ISBN 7-5325-3596-7

I. 中... II. ①李... ②趙... III. 文史—中國—叢
刊 IV. K207-5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3)第 096735 號

中華文史論叢

總第七十四輯

李國章 主編
趙昌平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、發行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經售處: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市委黨校印刷廠印刷

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25-3596-7

K·537 定價: 15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廠聯繫。T:64364064

常務副主編	張曉敏
執行編輯	谷 玉
	秦志華
	楊萬里
	奚彤雲
	李志茗
本期責任編輯	奚彤雲
編輯部地址	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
	上海古籍出版社內
郵 編	200020
電 話	(021)64370011 轉
電子信箱	luncong@yahoo.com.cn

目 錄

論宋人對蘇軾的批評·····	曾 衆 莊	1
論王國維對周邦彥詞評價的轉變·····	蔣英豪	20
從史實論十四音與四聲起源及詩文聲律論的關係 ·····	周廣榮	43
鄭起潛《聲律關鍵》與宋代科舉八韻律賦敘論·····	許 結	66
佛經音義所引《說文》考探·····	徐時儀	92
目連始末·····	廖 奔	127
《才子牡丹亭》		
——古代戲曲第一奇評·····	江巨榮 華 瑋	155
湯顯祖交遊和詩文創作年代考略·····	吳書蔭	194
范允臨的散曲及生平考略		
——兼談其妻徐媛的生卒年·····	汪超宏	219
從“九宮八卦陣”說開去·····	王 強	235
院本名目之“和曲院本”與“諸雜砌”試解·····	王 寧	247
釋“寔”·····	徐 山	253
釋“別”·····	關緒良	258

代對蘇軾“生前”、“身後”的評價。

限於篇幅，本文對宋人對其政治上的褒貶及對其詩文詞的推崇，基本上存而不論，而着重論述宋人對蘇軾的各種批評，有因文學流派不同而批評蘇軾者，有因學術思想不同而批評蘇軾者，還有從考據學角度批評蘇軾者。但南宋與北宋不同，幾乎不再有從政治、人品角度批評蘇軾。蘇、黃最足以代表宋詩風貌，透過他們對蘇軾的批評，尤可看出宋人自己對宋詩風貌的冷靜估價。

—

從文學角度批評蘇軾，北宋就開始了，包括他的親友門生，王應麟《困學紀聞》(四部叢刊三編本)卷十八載：“東坡文章好譏刺，文與可戒以詩云：‘北客若來休問事，西湖雖好莫吟詩。’晚年郭功父寄詩云：‘莫向沙邊弄明月，夜深無數採珠人。’”黃庭堅在《答洪駒父書》(《豫章黃先生文集》卷十九)說：“東坡文章妙下，其短處在好罵。”《後山詩話》亦云：“蘇詩始學劉禹錫，故多怨刺，學不可不慎也。”文、郭皆其親友，黃、陳為其門生。

蘇詩滑稽好謔，蔡條《詩評》云：“東坡詩天才宏放，宜與日月爭光。凡古人所不到處，發明殆盡，萬斛泉源，未為過也。然頗恨方朔極諫，時雜以滑稽，故罕逢醞藉。”(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後集卷三三引，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2 年校點本)呂本中《童蒙詩訓》云：“東坡長句波瀾浩大，變化不測，如作雜劇打猛諢入，卻打猛諢出也。”黃徹《碧溪詩話》(《歷代詩話續編》本)卷四云：“坡有‘試問高吟三十首，何如低唱兩三杯’，又‘譬如長鬣人，不以長為苦。歸來被上下，一夜著無處’。《大覺真贊》云：‘書生大抵多窮

相，金眼除非是黨公。’皆笑林語也。”其卷八還批評蘇詩與白詩一樣多寫歌妓：“樂天《九日思杭州》云：‘笙歌委曲聲延耳，金翠動搖光照身。’子瞻有《懷錢塘》云：‘賸看新番眉倒暈，未應泣別臉銷紅。’梨園耆舊，何遽忘之耶？徐考其集，白《送姚杭州赴任因思舊遊》云：‘閭里固宜勤撫恤，樓臺亦要數躋攀。’蘇亦云：‘細雨晴時一百六，畫船鼃妓莫違民。’是未嘗無意於民庶也。然白又有‘故妓數人憑問訊，新詩兩首倩留傳’，坡又有‘休驚歲歲年年貌，且對朝朝暮暮人’，大抵淫樂之語，多於撫養之語耳。夫子稱未見好德如好色，而傷之曰‘已矣乎’。二公未能免俗，餘人不必言。”

南宋前期的詩壇圍繞江西詩派而爭論，有發展江西詩說和反對江西詩說兩種傾向。南宋前期屬於江西詩說一派的詩話有《許彥周詩話》、《珊瑚鉤詩話》、《竹坡詩話》、《藏海詩話》、《風月堂詩話》、《艇齋詩話》、《誠齋詩話》等。這些詩話對蘇黃都推崇，但更推崇黃。

《許彥周詩話》（歷代詩話本），許顥撰。顥字彥周，襄邑（今河南睢縣）人。生卒年不詳。年十七曾在金陵與李端叔遊，重和中有洪州，宣和中遊嵩山，后又與釋惠洪在長沙談詩說藝，頗多唱和。進士及第，紹興初調官未遂，紹興二十年曾為儒林郎、永州軍事判官。其人善詩畫，喜戲謔，通禪理。建炎二年作《許彥周詩話》一卷，兼有評論、考釋、記事性質。他論詩推崇蘇、黃，尤其推崇黃，“東坡詩不可指摘輕議，詞源如長河大江，飄沙卷沫，枯槎東薪，蘭舟綉鷁，皆隨流矣，珍泉幽澗，澄澤重沼，可愛可喜，無一點塵滓”，“魯直作詩，用事押韻，皆超妙出人意表”，“精妙明密，不可加矣”。他認為要作好詩，“讀書不厭多”，只有“熟讀唐

李義山詩與本朝黃魯直詩而深思焉”，才能去掉“作詩淺易鄙陋之氣”。李商隱是宋初西崑派所推崇的，他把李商隱與黃庭堅相并論，可見他已看出江西詩派與西崑派的關係。《四庫全書總目·彥周詩話提要》稱此書“宗元祐之學，故所述蘇、黃緒論爲多。其品第諸家，頗爲有識”，是完全符合實際的。但他對江西派詩風也並不完全贊同，反對在詩中堆砌典故：“凡作詩正爾填實，謂之點鬼簿，亦謂之堆垛死尸。”

《竹坡詩話》(歷代詩話本)，周紫芝撰。紫芝(1081—?)字少隱，自號竹坡居士，宣城(今屬安徽)人。紹興中進士及第，曾任樞密院編修官，出知興國軍。著有《太倉稊米集》70卷。其《竹坡詩話》論詩多主江西派詩說，認爲“凡詩人作語，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”；“自古詩人文士，大抵皆祖述前人作語”。他喜用“點鐵成金”語評詩，如“山谷點化前人語入詩，而其妙如此，詩中三昧手也”；也很推崇蘇軾：“白樂天《長恨歌》云：‘玉容寂寞淚闌干，梨花一枝春帶雨。’人皆喜其工，而不知其氣韻之俗也。東坡作送人小詞云：‘故將別語調佳人，要看梨花枝上雨。’雖用樂天語，而別有一種風味，非點鐵成金手，不能爲此也。”全書以很大篇幅考證故實和詞語出處，也顯然受江西詩派“無一字無來歷”的影響。

《藏海詩話》(歷代詩話續編本)，吳可撰。可字思道，號藏海居士，金陵(今江蘇南京)人。生卒年不詳，宣和末官至闕練使，責授武節大夫致仕。論詩多襲蘇軾之說，如“凡文章先華麗而後平淡”，“方少則華麗，年加長漸入平淡也”，這正是蘇軾《與侄書》中所說的“凡文字，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，采色絢爛。漸老漸熟，乃造平淡”。又多襲江西派詩說，提倡學杜，如“學詩當以杜爲

李義山詩與本朝黃魯直詩而深思焉”，才能去掉“作詩淺易鄙陋之氣”。李商隱是宋初西崑派所推崇的，他把李商隱與黃庭堅相并論，可見他已看出江西詩派與西崑派的關係。《四庫全書總目·彥周詩話提要》稱此書“宗元祐之學，故所述蘇、黃緒論爲多。其品第諸家，頗爲有識”，是完全符合實際的。但他對江西派詩風也並不完全贊同，反對在詩中堆砌典故：“凡作詩正爾填實，謂之點鬼簿，亦謂之堆垛死尸。”

《竹坡詩話》(歷代詩話本)，周紫芝撰。紫芝(1081—?)字少隱，自號竹坡居士，宣城(今屬安徽)人。紹興中進士及第，曾任樞密院編修官，出知興國軍。著有《太倉稊米集》70卷。其《竹坡詩話》論詩多主江西派詩說，認爲“凡詩人作語，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”；“自古詩人文士，大抵皆祖述前人作語”。他喜用“點鐵成金”語評詩，如“山谷點化前人語入詩，而其妙如此，詩中三昧手也”；也很推崇蘇軾：“白樂天《長恨歌》云：‘玉容寂寞淚闌干，梨花一枝春帶雨。’人皆喜其工，而不知其氣韻之俗也。東坡作送人小詞云：‘故將別語調佳人，要看梨花枝上雨。’雖用樂天語，而別有一種風味，非點鐵成金手，不能爲此也。”全書以很大篇幅考證故實和詞語出處，也顯然受江西詩派“無一字無來歷”的影響。

《藏海詩話》(歷代詩話續編本)，吳可撰。可字思道，號藏海居士，金陵(今江蘇南京)人。生卒年不詳，宣和末官至闕練使，責授武節大夫致仕。論詩多襲蘇軾之說，如“凡文章先華麗而後平淡”，“方少則華麗，年加長漸入平淡也”，這正是蘇軾《與侄書》中所說的“凡文字，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，采色絢爛。漸老漸熟，乃造平淡”。又多襲江西派詩說，提倡學杜，如“學詩當以杜爲

用古人意而點化之，使加工也”。但他主張“渾然天成”，不滿江西詩派的刻意求奇，其自序云：“謝朝華之已披，起夕秀於未振，學詩者尤當領此。陳腐之語，固不必涉筆，然求去其陳腐不可得，而翻爲怪怪奇奇、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，不獨欺人而且自欺，誠學者之大病也。”他力主詩貴平淡：“陶潛、謝朓詩皆平易有思致，非後來詩人怵心劇目雕琢者所爲也。”但平淡並不等於“拙易”：“大抵欲造平淡，當自組麗中來，落其芳華，然後可造平淡之境。如此則陶、謝不足進矣。今人多作拙易詩，而自以爲平淡，識者未嘗不絕倒也。”(卷一)此亦蘇軾之說。

二

自北宋中葉，宋詩形成有別於唐詩的風貌以來，南宋的詩話不僅有宗蘇、宗黃之異，而且還有宗宋與宗唐之別，如張戒的《歲寒堂詩話》、黃徹的《碧溪詩話》、姜夔的《白石道人詩說》等，都不滿宋詩，而提倡唐詩，立論與江西詩派迥異，並更富有理論色彩，把宋詩話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。

張戒字定甫(一作定復)，正平(今山西新絳)人。生卒年不詳。宣和六年進士。紹興年間曾爲監察御史、殿中侍御史、司農少卿。所著《歲寒堂詩話》(四庫全書本)2卷，上卷以探討詩歌理論爲主，兼論歷代詩人詩作，下卷爲杜詩篇評。全書着重闡明自己的詩歌見解，不涉雜事，是一部理論性較強的詩話。他論詩以言志爲本，開卷即云：“建安陶、阮以前詩，專以言志；潘、陸以後詩，專以咏物；兼而有之者，李、杜也。言志乃詩人之本意，咏物特詩人之餘事。”唐宋詩人，他最推崇杜甫，對蘇軾等人都有微

辭。他說：“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爲詩，而不知拙語亦詩也。山谷只知奇語之爲詩，而不知常語亦詩也。歐陽公詩專以快意爲主，蘇端明詩專以刻意爲工，李義山詩只知有金玉龍鳳，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，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蜂蝶，而不知世間一切皆詩也。惟杜子美則不然，在山林則山林，在廊廟則廊廟，遇巧則巧，遇拙則拙，遇奇則奇，遇俗則俗，或放或收，或新或舊，一切物，一切事，一切意，無非詩者。故曰‘吟多意有餘’，又曰‘詩盡人間興’，誠哉是言。”他反對蘇、黃以議論爲詩：“《國風》、《離騷》固不論，自漢、魏以來，詩妙於子建，成於李、杜，而壞於蘇、黃。余之此論，固未易爲俗人言也。子瞻以議論作詩，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，學者未得其所長，而先得其所短，詩人之意掃地矣。……蘇、黃習氣淨盡，始可以論唐人詩；唐人聲律習氣淨盡，始可以論六朝詩；鏤刻之習氣淨盡，始可以論曹、劉、李、杜詩。”反對蘇、黃以用典爲博，以押韻爲工：“詩以用事爲博，始於顏光祿而極於杜子美；以押韻爲工，始於韓退之而極於蘇、黃。……蘇、黃用事、押韻之工，至矣盡矣，然究其實，乃詩人中一害，使後生只知用事、押韻之爲詩，而不知詠物之爲工，言志之爲本也，風雅自此掃地矣。”

黃徹(?—1159)字常明，莆田(今屬福建)人。與張戒同爲宣和六年進士，歷任辰州辰溪縣丞、縣令，源州軍事判官，麻陽、嘉魚、平江縣令，後因忤權貴而棄官歸里，著此書。其《碧溪詩話》自序云：“予宦遊湖外十餘年，拙直忤權勢，投印南歸。自寓興化之碧溪，閉門卻掃，無復功名意，不與衣冠交往者五年矣。平居無事，得以文章自娛，時閱古今詩集，以自遣適。故凡心聲所底，有誠於君親，厚於兄弟朋友，嗟念於黎元休戚及近諷諫而

輔名教者，與予平日舊遊所經歷者，輒妄意鋪鑿，疏之窗壁間。未幾，鈔錄成帙，而以《碧溪詩話》名之。至於嘲風雪，弄草木而無與於比興者，皆略之。”這裏交代了寫作此書的背景和主旨。“近諷諫而輔名教”，就是他評詩的着眼點，因此全書對杜甫十分推崇。黃庭堅批評蘇詩云：“詩者，人之性情也，非強諫諍於庭，怨詈於道，怒鄰罵座之所爲也。”黃徹反駁道：“余謂怒鄰罵座固非詩本旨，若《小弁》親親，未嘗無怨；《何人斯》‘取彼譖人，投畀豺虎’，未嘗不憤。謂不可諫諍，則又甚矣，箴規刺誨，何爲而作？古者帝王尚許百工各執藝事以諫，詩獨不得與工技等哉？故譏諫而不斥者，惟《風》亦然。……忠臣義士欲正君定國，惟恐所陳不激切，豈盡優柔婉晦乎？”（卷十）這裏不只反駁黃，而且反駁了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，這是十分大膽的。江西詩派論詩多強調讀書的作用，黃徹則認爲讀書、閱歷都很重要，他說：“書史蓄胸中，而氣味入於冠裾；山川歷目前，而英靈助於文字。太史公南遊北涉，信非徒然。”

姜夔（1155？—1221？）字堯章，號白石道人，饒州鄱陽（今江西波陽）人。終生不仕。淳熙十三年南遊長沙，浮湘江，登衡山，赴吳興，居苕溪白石洞天附近，自號白石道人。中年以後，長居臨安，來往江、浙、贛、皖。卒於臨安。著有《白石道人詩集》、《白石道人歌曲》等。在學詩上，他也經歷了從江西詩派入手到擺脫江西詩派的過程。《白石道人詩集自序》自謂早年“三薰三沐師黃太史氏，居數年，一語不敢吐，始大悟學既病，顧不若無所學之爲得，雖黃詩亦復偃然高閣矣”。《白石道人詩說》（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校點本），正是他出入江西詩派的創作經驗總結，提出了氣象、體面、血脉、韻度、布置、精思、用事、活法、含蓄、意格、

句法、高妙等一系列範疇和法則，實際都在糾正以蘇、黃爲代表的宋詩弊端。他說：“大凡詩，自有氣象、體面、血脉、韻度。氣象欲其渾厚，其失也俗；體面欲其宏大，其失也狂；血脉欲其貫穿，其失也露；韻度欲其飄逸，其失也輕”；“語貴含蓄……若句中無餘字，篇中無長語，非善之善者也；句中有餘味，篇中有餘意，善之善者也”；他既反對過份雕刻，也反對粗製濫造：“雕刻傷氣，敷演露骨。……人所易言，我寡言之；人所難言，我易言之，自不俗。”他既講變化，又講法度：“波瀾開闔，如在江湖中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已作；如兵家之陣，方以爲正，又復是奇，方以爲奇，忽復是正。出入變化，不可紀極，而法度不可亂。”他對詩體作了簡明扼要的分類：“守法度曰詩，載始末曰引，體如行書曰行，放情曰歌，兼之曰歌行，悲如蛩蟄曰吟，通乎俚俗曰謠，委曲盡情曰曲。”此書篇幅很短，卻不涉紀事、考證，也不標舉詩作詩句，全爲談理說法，極具理論價值。詩話自產生以來，像他這樣不枝不蔓、簡明中肯地論說詩法，這還是第一部。

南宋后期，江西詩派仍有一定影響，但已是永嘉四靈和江湖派的天下，他們改學晚唐，“猥雜細碎，詩以大敝。”（《四庫全書總目·唐詩品彙提要》）因此出現了以否定宋詩著稱於世的嚴羽的《滄浪詩話》。

嚴羽（1197？—1241？）字儀卿，一字丹邱，號滄浪，邵武（今屬福建）人。爲人粹溫中有奇氣，終生不仕，早年家居，后避亂江西，亂後還鄉，再度出遊，足跡遠至川鄂，晚年隱居於鄉，不知所終。其《滄浪詩話》（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3 年校點本）分爲五門：詩辨、詩體、詩法、詩評、考證，末附《答吳景先書》。論詩推崇盛唐，謂詩之衆體至唐始備。他以禪喻詩，提倡妙悟，反對宋詩的

議論化、散文化傾向，對蘇、黃和江湖派都深表不滿，認為：“夫詩有別材，非關書也；詩有別趣，非關理也。然非多讀書，多窮理，則不能極其至，所謂不涉理路，不落言筌者上也。詩者，吟詠情性也。盛唐諸人，惟在興趣，羚羊挂角，無迹可求。故其妙處，透徹玲瓏，不可湊泊。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月，鏡中之象，言有盡而意無窮。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，遂以文字爲詩，以才學爲詩，以議論爲詩。夫豈不工，終非古人之詩也，蓋於一唱三歎之音，有所歉焉。且其作多務使事，不問興致，用字必有來歷，押韻必有出處，讀之反覆終編，不知着到何處。其末流甚者，叫噪怒張，殊乖忠厚之風，殆以罵詈爲詩。詩而至此，可謂一厄也。然則近代之詩無取乎？曰有之，我取其合於古人者而已。國初之詩，尚沿襲唐人，王黃州學白樂天，楊文公、劉中山學李商隱，盛文肅學韋蘇州，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，梅聖俞學唐人平淡處。至東坡、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爲詩，唐人之風變矣。”（《滄浪詩話·詩辯》）他在《答吳景仙書》中說：“（吳景仙）又謂盛唐之詩‘雄深雅健’，僕謂此四字但可評文，於詩則用‘健’字不得，不若《詩辯》‘雄渾悲壯’之語爲得詩之體也。毫釐之差，不可不辨。坡、谷諸公之詩，如米元章之字，雖筆力勁健，終有子路未事夫子時氣象。盛唐諸公之詩，如顏魯公書，既筆力雄壯，又氣象渾厚，其不同如此。只此一字，便見我叔脚根未點地處也。”嚴羽對自己的詩論十分自負：“僕之《詩辯》，乃斷千百年公案，誠驚世絕俗之談，至當歸一之論。其間說江西詩病，真取心肝創子手。以禪喻詩，莫此清切。是自家實證實悟者，是自家閉門鑿破此片田地，即非傍人籬壁，拾人涕唾得來者。”（同上）其論也確爲歷代論詩者所信服，李東陽《懷麓堂詩話》云：“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，真

若有所自得，反覆譬說，未嘗有失。”和春《正德王氏本滄浪嚴先生吟卷跋》（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3 年校點本附錄，下引此書序跋語同）云：“惜哉！《詩辨》等作，其識精，其論奇，其語峻，其旨遠，斷自一心，議定千古。至於指妙悟爲入門，取上乘爲準則，陋余子爲聲聞，評辨考證，種種詣極，故談者尚焉。……噫，識詩者宋季以來無逾滄浪。”胡應麟《詩藪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校點本）雜編卷五云：“南渡人才，遠非前宋之比，乃談詩獨冠古今。嚴羽卿崛起燼餘，滌除榛棘，如西來一葦，大暢玄風。昭代聲詩，上追唐、漢，實有賴焉。”毛晉《滄浪詩話跋》云：“諸家詩話，不過月旦前人，或拈警句，或拈瑕句，聊復了一段公案耳。惟滄浪先生《詩辨》、《詩體》、《詩法》、《詩評》、《詩證》五則，精切簡妙，不襲牙後。其《與臨安表叔吳景先》一書，尤詩家金鍼也。”毛先舒《詩辯坻》（清詩話續編本）卷三云：“嚴儀卿生宋代，能獨睹本朝詩道之誤，謂‘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，遂以文字才學議論爲詩，於一唱三嘆之音，有所歉焉。其末流甚者，叫噪怒張，乖忠厚之風’。論眉山、江西，亦可稱沈著痛快，真覓絕之識，其書之足傳宜也。”

嚴羽所謂“以文爲詩，以才學爲詩，以議論爲詩”的著名批評，就蘇詩而論，可說有三種情況：一是蘇詩也具有“以文爲詩，以才學爲詩，以議論爲詩”的特點，如《觀魚臺》：“欲將同異較錙銖，肝膽猶能楚越如。若信萬殊歸一體，子今知我我知魚。”全詩都是櫟括《莊子》，說理談玄，枯燥無味，沒有新的思想，沒有鮮明的形象，沒有詩的意境，讀起來晦澀難懂。二是在以議論爲主的詩篇中，也有一些雖無鮮明形象，但卻耐人尋味的作品。有的甚至成了家喻戶曉的名篇，如《題西林壁》、《洗兒》等詩，都不是以形象取勝，而是以理趣取勝，讀起來仍覺得“言有盡而意無窮”，

若有所自得，反覆譬說，未嘗有失。”和春《正德王氏本滄浪嚴先生吟卷跋》（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3 年校點本附錄，下引此書序跋語同）云：“惜哉！《詩辨》等作，其識精，其論奇，其語峻，其旨遠，斷自一心，議定千古。至於指妙悟爲入門，取上乘爲準則，陋余子爲聲聞，評辨考證，種種詣極，故談者尚焉。……噫，識詩者宋季以來無逾滄浪。”胡應麟《詩藪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校點本）雜編卷五云：“南渡人才，遠非前宋之比，乃談詩獨冠古今。嚴羽卿崛起燼餘，滌除榛棘，如西來一葦，大暢玄風。昭代聲詩，上追唐、漢，實有賴焉。”毛晉《滄浪詩話跋》云：“諸家詩話，不過月旦前人，或拈警句，或拈瑕句，聊復了一段公案耳。惟滄浪先生《詩辨》、《詩體》、《詩法》、《詩評》、《詩證》五則，精切簡妙，不襲牙後。其《與臨安表叔吳景先》一書，尤詩家金鍼也。”毛先舒《詩辯坻》（清詩話續編本）卷三云：“嚴儀卿生宋代，能獨睹本朝詩道之誤，謂‘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，遂以文字才學議論爲詩，於一唱三嘆之音，有所歉焉。其末流甚者，叫噪怒張，乖忠厚之風’。論眉山、江西，亦可稱沈著痛快，真覓絕之識，其書之足傳宜也。”

嚴羽所謂“以文爲詩，以才學爲詩，以議論爲詩”的著名批評，就蘇詩而論，可說有三種情況：一是蘇詩也具有“以文爲詩，以才學爲詩，以議論爲詩”的特點，如《觀魚臺》：“欲將同異較錙銖，肝膽猶能楚越如。若信萬殊歸一體，子今知我我知魚。”全詩都是櫟括《莊子》，說理談玄，枯燥無味，沒有新的思想，沒有鮮明的形象，沒有詩的意境，讀起來晦澀難懂。二是在以議論爲主的詩篇中，也有一些雖無鮮明形象，但卻耐人尋味的作品。有的甚至成了家喻戶曉的名篇，如《題西林壁》、《洗兒》等詩，都不是以形象取勝，而是以理趣取勝，讀起來仍覺得“言有盡而意無窮”，